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51

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

[以色列] 维克多·切利科夫 著

石敏敏 译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51

希腊化文明与 犹太人

【以色列】维克多·切利科夫 著 石敏敏 译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以)切利科夫著;石敏敏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2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 - 7 - 5426 - 3752 - 9

I. ①希… II. ①切…②石… III. ①希腊化时代—研究—耶
路撒冷②犹太人—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125②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496 号

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

著 者 / [以]维克多·切利科夫

译 者 / 石敏敏

责任编辑 / 黄 韬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47 千字

印 张 / 31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752 - 9/K · 171

定 价 / 58.00 元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已出书目

1. 《世界文化史》(上、下) [美]林恩·桑戴克 著 陈廷璠 译
2. 《希腊帝国主义》 [美]威廉·弗格森 著 晏绍祥 译
3. 《古代埃及宗教》 [美]亨利·富兰克福特 著 郭子林 李凤伟 译
4. 《进步的观念》 [英]约翰·伯瑞 著 范祥涛 译
5. 《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美]维克多·李·伯克 著 王晋新 译
6.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宋立宏 熊莹 卢彦名 译
7. 《语言与心智》 [俄]科列索夫 著 杨明天 译
8. 《修昔底德:神化与历史之间》 [英]弗朗西斯·康福德 著 孙艳萍 译
9. 《舍勒的心灵》 [美]曼弗雷德·弗林斯 著 张志平 张任之 译
10. 《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美]汉斯·约纳斯 著 张新樟 译
11. 《来临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终末论》 [德]于尔根·莫尔特曼 著 曾念粤 译
12. 《基督教神学原理》 [英]约翰·麦奎利 著 何光沪 译
13. 《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美]阿尔弗雷德·马汉 著 范祥涛 译
14. 《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

- (上、下) [美]亨利·富兰克弗特 著 郭子林 李 岩 李
凤伟 译
15. 《大学的兴起》 [美]查尔斯·哈斯金斯 著 梅义征 译
16.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美]罗杰·巴格诺尔 著 宋立宏
郑 阳 译
17. 《秘史》 [东罗马]普罗柯比 著 吴舒屏 吕丽蓉 译
18. 《论神性》 [古罗马]西塞罗 著 石敏敏 译
19. 《护教篇》 [古罗马]德尔图良 著 涂世华 译
20. 《宇宙与创造主:创造神学引论》 [英]大卫·弗格森 著
刘光耀 译
21.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孟
钟捷 译
22. 《古代世界的终结》 [法]菲迪南·罗特 著 王春侠 曹明
玉 译
23.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18世纪)》 [法]G.勒纳尔
G.乌勒西 著 杨 军 译
24.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美]查尔斯·哈斯金斯 著 张 澜
刘 疆 译
25. 《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下) [美]德瑞
克·李波厄特 著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26. 《欧洲文明的曙光》 [英]戈登·柴尔德 著 陈 淳 陈洪
波 译
27. 《考古学导论》 [英]戈登·柴尔德 著 安志敏 安家瑗
译
28. 《历史发生了什么》 [英]戈登·柴尔德 著 李宁利 译
29. 《人类创造了自身》 [英]戈登·柴尔德 著 安家瑗 余敬
东 译
30.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英]戈登·柴尔德 著
方 辉 方堃杨 译
31.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美]徐国琦
著 马建标 译
32. 《罗马帝国主义》 [美]腾尼·弗兰克 著 官秀华 译

33. 《追寻人类的过去》 [美]路易斯·宾福德 著 陈胜前 译
34. 《古代哲学史》 [德]文德尔班 著 詹文杰 译
35. 《自由精神哲学》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石衡潭
译
36. 《波斯帝国史》 [美]A. T. 奥姆斯特德 著 李铁匠等 译
37. 《战争的技艺》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著 崔树义 译
冯克利 校
38.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王春华等 译 刘北成 校
39. 《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 [美]欧文·白璧德 著 孙
宜学 译
40. 《骑士制度》 [英]埃德加·普雷斯蒂奇 编 林中译 等译
41. 《光荣属于希腊》 [英]J. C. 斯托巴特 著 史国荣 译
42. 《伟大属于罗马》 [英]J. C. 斯托巴特 著 王三义 译
43. 《图像学研究》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 著 戚印平 范景
中 译
44. 《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英]昆廷·斯金纳 著 管可秣
译
45. 《爱之道与爱之力:道德转变的类型、因素与技术》 [美]皮蒂
里姆·A. 索罗金 著 陈雪飞 译
46.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 [法]达尼埃尔·莫尔
内 著 黄艳红 译
47.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比]亨利·皮朗 著 王晋新 译
48.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 [法]吕西安·费弗
尔 著 赖国栋 译

欢迎广大读者垂询,垂询电话:021-24175971

目 录

1 导论

第一部分 巴勒斯坦的希腊化文明

- 35 第一章 至安条克四世埃庇法尼时代的政治事件
- 82 第二章 巴勒斯坦的希腊城
- 109 第三章 希腊化改革前夕的耶路撒冷
- 143 第四章 希腊化改革
- 163 第五章 安条克逼迫犹太教
- 189 第六章 解放战争
- 217 第七章 哈斯摩尼安时期

第二部分 大散居时期的希腊化文明

- 247 第一章 政治史
- 272 第二章 犹太社团与希腊城市
- 306 第三章 经济和社会
- 316 第四章 文化气候

- 347 附录一 希腊主义者统治耶路撒冷时期的原始资料
- 367 附录二 西蒙、梅纳劳和吕西马科家族的起源
见 pp. 154, 157, 170ff.
- 369 附录三 耶路撒冷的安条克, 见 pp. 161ff.
- 374 附录四 《古代史》XIX, 280ff. 克劳狄厄斯法令

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

380 注释

465 索引

488 译后记

导 论

1

公元前 334 年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渡过将欧洲与亚洲分开的狭窄海峡,与波斯国王开战。几年后,他终于给波斯军队致命的打击,终结了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室的统治。亚历山大在他毁灭的这个伟大王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那一年(公元前 334—前 323 年)开启了古代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篇章,即所谓的希腊化时期,按年代顺序这个时期介于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人光顾东方诸国之间。

与波斯作战并不是这位年轻国王心血来潮的一时决定。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国王早就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甚至派出一支由其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帕尔梅尼奥(Parmenion)领导的小分队先行到了亚洲。毫无疑问,如果腓力还活着,他必定会亲自攻打波斯人。在他的领导下,马其顿已经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国,由于征服了色雷斯(Thrace),已成为波斯所辖的小亚细亚各国的邻居,波斯人开始对这个新王国的突然兴起表示公开的敌视。这位马其顿国王不得不保卫王国的边境,同时也预见到了来自东方的威胁。然而,就在腓力筹备战事的过程中,他的一个侍臣举刀将其杀死(336 年*),于是实现他抱负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刚刚继承王位的亚历山大肩上。

2

马其顿王国是在腓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它在几个方面确立了与希腊政治普遍接受的传统截然相反的特点。帝制在希腊仅作为古老时代的一种模糊记忆保存下来,但在马其顿国家的整个发展时期,这种制度始终完整无损地存在,当国家在腓力时代达到鼎

* 文中的年代除特别注明的,都是指公元前。——中译者注

盛时也仍然是这种政府形式。国王是国家的最主要人物,尽管不像东方国家那样具有神性,他担任军队和政治领袖的角色,按照荷马时代的希腊所盛行的风格,也是贵族阶级的首领。国王下面有贵族、侍臣、大地产拥有者。大部分民众属于小农阶级,法律上是自由人,他们构成了马其顿的军队。经验表明这些农民是优秀的军事资源,因此军事组织成了这个新国家的重心。马其顿军队的纪律经受了每一种考验,而如此频繁地扰乱希腊有序生活的那些革命因素在马其顿完全没有出现,因为马其顿没有那种如火如荼的公共机构,一直到那时,希腊的典型机构就是城邦(polis),它的发展和稳定的政体,它的敏感而容易激动的平民(demos),它的党派纷争和阶级斗争,几百年间使希腊变成了一个革命和战争频发的地方。

亚历山大准备征服的波斯王国,当时横跨的地域是小小的马其顿的大约五十倍,但波斯王国的力量与它的疆域并不相称。庞大的帝国缺乏坚实的民族基础,几十个不同民族在阿契美尼德王室的权力统治之下,它们的人数比波斯人多出好几倍。这些民族中包括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比如埃及人、巴比伦人,还有一些完全未开化的人,比如高山部落,他们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公共体制,不接受任何人的统治。整体来说,这个王国被划分为行省或者总督辖
3 区(satrapies)。总督是这些地区的首领,他们原本是服从国王命令的官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成了独立的王侯,时常对抗他们的国王,并且职位往往是按世袭方式由父亲传给儿子。波斯军队也不是一支具有有效战斗力的军队,大部分是从臣服于波斯国王的民族中招募,或者出自外国雇佣军,其中希腊人占据主要角色。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将自己的存在仅仅建立在雇佣军上,更不要说是外国雇佣军了。因此这个泱泱大国,尽管疆域从印度一直伸展到埃及的最东部,但基础非常脆弱,缺乏坚实的内部权威、民族情感,以及正当的自卫方式。毫不奇怪,波斯没有召集足够的力量抵挡马其顿军队,后者虽然人少,但忠实可靠、纪律严明,并且有经验丰富、勇敢善战的将军。

波斯人与马其顿人第一次遭遇就显示出后者的优势,波斯人在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在小亚细亚北部,流经古城特洛伊)附近

战败,有些人被亚历山大俘虏。在格拉尼库斯的波斯军队兵力并不多,而体现波斯人无能的就在于除了这小部分兵力之外,它在小亚细亚根本没有其他军队。[像米利都(Miletus)、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这样的城市只驻扎极少量的卫戍部队,而这对亚历山大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格拉尼库斯战役后不久,整个小亚细亚的北部地区就落入亚历山大之手,再不久它的中心和南部地区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亚历山大夺取了小亚细亚之后,就挥师指向叙利亚。在从奇里乞亚(Cilicia)到叙利亚的路上,靠近伊苏斯(Issus)的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狭窄通道中,他与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率领的大部队相遇。

相遇的地方对波斯人很不利:一边是海洋,一边是山脉,中间狭窄的通道使大流士无法充分调动自己的军队,而亚历山大的微弱兵力在这个有限空间里就能轻松操控,灵活机动。遭遇的结果原本就可以预见:亚历山大给波斯人以致命的打击,大流士抛弃战场,独自逃生去了。亚历山大决定不去追赶他,先夺取地中海沿岸的土地,于是他挥师指向腓尼基(Phoenicia)。腓尼基那些伟大而富裕的城市都向他打开了大门,唯有推罗(Tyre)给予抵抗。亚历山大围困了这个城市。战争在它围墙边上持续了七个月,最终亚历山大夺取了该城之后,将它夷为平地。然后他开拔到巴勒斯坦。加沙(Gaza)总督关上大门,亚历山大围攻了两个月之后,将它攻陷。下一步就是埃及。埃及人从未对波斯人有过好感,所以兴高采烈地欢迎亚历山大。孟斐斯(Memphis)的波斯总督放弃了对城市的保卫,把它拱手让给亚历山大,后者没付出任何代价。

亚历山大在埃及逗留了一段时间,从而指明了即将到来的纪元的几个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建立,这是亚历山大在东方诸国建立的约三十来个系列城市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是什么原因迫使亚历山大选择在这里——埃及小小的拉科提斯(Rhakotis)村附近——建立一个新城,又是谁建议他这么做的,我们都不甚清楚,但无论如何,这个地点被选中是非常幸运的。历史表明亚历山大的建议者们估计得一点不错,这个城市繁荣发展,一直到成为希腊化世界里最重要的城市,从而在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家里创立了一

个希腊文化的中心。其次，亚历山大公然对这个国家的宗教表示尊敬和崇拜，他向埃及诸神献祭（其中包括埃及的圣牛埃皮斯（Apis）），参观神庙，甚至命令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也建起敬献埃及神祇的神庙。但同时，在孟斐斯，就是他祭献敬拜埃皮斯的地方，他又举行希腊的运动会，毫不怀疑这样的希腊运动在这个耸立金字塔的地方意义重大。历史提供了这些事实以及它自己的解释：这里第一次开始了东方宗教与希腊仪式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在希腊化时代，而且在之后的所有时代都留下了它的烙印。

征服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之后，亚历山大迅速赶去反击大流士，并终结他的统治，然后挥师北上叙利亚，又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亚洲腹地诸国。在底格里斯河（Tigris）的对岸，阿尔贝拉（Arbela）城附近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大流士率领大队人马——甚至比他第一次在伊苏斯部署的兵力还要强大——等候着他。这里亚历山大又取得了胜利，大流士再次逃生，他的所有辎重都落入了胜利者之手。亚历山大没有急着追击他，他决定先征服邻近国家。那些富庶而充满东方之雄伟和辉煌的城市，比如巴比伦、苏萨（Susa）、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帕萨尔（Pasargadai）、波斯帝国古老的中心和王室居所，都向他打开大门，大量金银财宝都落入他手中。一年以后，亚历山大才北上追击大流士。半路上得知波斯贵族已经背叛了大流士，把他囚禁起来。这个消息促使追击者快马加鞭，因为亚历山大希望能活捉波斯王。但是希望没有得逞，当波斯王储得知亚历山大马上就要赶到，就杀了大流士，然后逃跑了。亚历山大发现大流士的尸体被扔在地上，他最后只能为波斯人的最后一位君王举行最后的庄严仪式。

从高加米拉大捷到大流士被杀之间的这一年是亚历山大一生中转折性的一年。高加米拉战役胜利之后，亚历山大立即自称为“亚洲之王”，从而强调阿契美尼德家族在亚洲的权威终结了，而他，亚历山大，如今就是取而代之的“大帝”。只要大流士还活着，亚历山大的统治就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但大流士被背叛者杀死了，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大流士死了，且没有任何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利用自己胜利者的权利，登上了王位，成了波斯合法的国王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继承者。

东方迅速将其具有魔法的面纱罩在亚历山大的头上。马其顿宫廷的习俗很简单，国王并不远离他周围的臣民而高高在上。而波斯的国王不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像埃及和巴比伦的国王那样，将自己比作诸神的后代，但他们都绝不是必死的凡人；他们手中掌握的大权使他们在臣民眼中几乎就是超自然的神灵。宫廷里有严格的礼节，有成群的奴隶、仆人、宦官，国王远离臣民生活，只有在盛大节日时才全副盛装地出现在民众面前。自古以来波斯人就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尊敬他们的国王，现在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尊敬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原本并没有打算要波斯臣民行这一整套奉承礼仪；尊敬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它一旦产生，就成了必须的礼节，而亚历山大立马就习惯了这种新环境。他穿波斯服饰，由波斯仆从服侍。他对波斯习俗的信奉日益升温，不仅表现在宫廷礼仪问题上，还表现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比如，他不再废除波斯总督的职位，而是让他们担当原统治国的首领，甚至开始任命波斯人当长官，封给他们重要的职位。国王身上的这种变化引起了马其顿人的反感，他与最主要的廷臣之间发生了不止一次尖锐的冲突事件，迫使亚历山大对表示不满者的首领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

同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亚历山大作为波斯王并不打算只满足于赢取半个王国，原本属于波斯王权下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归属于他。他向东行进到[阿里亚(Aria)、阿拉科西亚(Arachosia, 阿富汗)、大夏(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na)(突厥斯坦(Turkestan))，甚至到达遥远的印度。越过印度河流域[Valley of the Indus, 今天的旁遮普(Punjab)]之后，亚历山大打算继续东进，但此时他遭到了军队的反对，在整个战争中这是士兵们第一次抛开军纪，拒不服从自己的首领。在士兵们看来，他们已经征服了足够多的地方，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不论亚历山大怎样恳求他们，怎样威胁他们，都无济于事，他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立场。最后，国王只能让步，收回前进的步伐。剩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加固他武力夺取的庞大王国的边境。

战争结束了。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平静的一年。他全力建设自己的王国，没有想过要回到马其顿——至少不是马上回

去；这位马其顿国王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从那里来的。这一年亚历山大在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苏萨和埃克巴坦那（Ecbatana）这些国家和城市度过，尤其是巴比伦，是他工作的一个中心。有理由认为他把巴比伦当作了自己的首都。他下令修建美索不达米亚的古道，以便恢复这个国家原先的经济价值。他对波斯风格的倾心一日胜似一日，而且开始要求他的马其顿同事也像他一样尊重其本人赠予他们的被征服地。

- 7 为了使马其顿人更加接近波斯人，亚历山大在苏萨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婚礼，按他的命令，八十位杰出的马其顿人娶了波斯贵族女子。值得注意的是，婚礼仪式是按照波斯习俗举行的。此外，娶了外国妻子的一万名马其顿骑兵也都收到了国王的贺礼。他希望各民族融合，这种欲望甚至影响到马其顿的至圣之物——军队的组织结构。他就当着马其顿人的面，无视他们的感受，直接任命波斯人担任指挥官，让波斯人做他的保镖，甚至赐给他们中的某些人“国王的族人”这样的荣誉称号。马其顿人试图反对他，但最后明白他们不可能改变国王的意志，于是放弃了。亚历山大为庆祝和平与和睦，举行了一次由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共同参加的盛宴，同时希腊的牧师和波斯的祭司倾酒祭神，为聚在一起的人们祷告。可见，亚历山大用各种机会展现他要抹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要将西方人与东方人融合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决心。

公元前323年夏，亚历山大突然在巴比伦逝世，享年不到三十三岁。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他会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什么，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是他所成就的事业足以为历史进程提供一种新的方向。亚历山大毁灭波斯之举废除了东西方的壁垒，向希腊人打开了东方国家的通道，打开了从地中海到印度边境的路径。他还向后世表明他希望历史进程按什么方向展开——东方与西方融合为一个文化体系。事实上，历史确证了这位伟大君王的梦想：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尽管并不是按照亚历山大当初希望的步伐实现，也不是完全按照他所梦想的形式实现。希腊文化对东方的渗透，东方对希腊人的影响，这是亚历山大死后到罗马征服东部土地之间这几个世纪历史的基本主题。

亚历山大死后，还有一个漫长而激烈的战争时期。亚历山大没

有留下合法而有能力掌权的继承人，于是，权力就落入一小群出身高贵的马其顿人手中，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和战友们，其中佩尔狄卡斯(Perdiccas)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之一。马其顿指挥官们任命佩尔狄卡斯担当国家的最高摄政官，由此表明——至少表面上——他们希望维护王国的统一。但同时许多出身高贵的指挥官被任命为王国不同国家的总督，每个人都把落入他手中的那份土地视为亚历山大遗产中属于他自己的部分。佩尔狄卡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维护王国的统一，但离心力日益增强，最后他再也无法控制他们。321年，起来反抗的将军们对他武力相向，佩尔狄卡斯很快就垮台了。从那一刻起，亚历山大的帝国开始渐渐瓦解。权力落到总督，也就是一个个行省的首领手中。

这些人全都是马其顿贵族，具有务实精神，在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军营里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在天性和德性上都具有领袖气质。他们基本上反对民族大融合的政策——尽管这曾是亚历山大的梦想，所以他们立即废除了由亚历山大引入军队的各种创新措施，休了他们原本就不情愿娶的波斯妻子。马其顿人现在就是征服者，而东方民族是被征服者，亚历山大时代曾在两者之间铸造的联结现在被撕裂了。一小群马其顿人统治着一个从埃及到印度的辽阔的东方疆域。由于每个人都想损害对手的利益，增加自己的权力，世界就变成了漫长而残酷的争斗战场。国家迅速从此人之手转到彼人之手，根本不可能在统治者与领土之间形成一种内在联系。马其顿人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返回了欧洲，而大部分指挥官都留在富饶的东方国家，唯有当他们的军队需要招募新兵，或者当马其顿和希腊的征服史对巩固他们整体的政治地位显得举足轻重时，才使他们想起自己的祖国。

狄阿多西(Diadochi)* (这是人们对亚历山大之后的马其顿将军们的称呼)时期把新的政治原则引入了古老的世界，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追逐权力的力量没有受到控制。马其顿人在

* Diadochi 是拉丁词 Diadochus 的复数形式，源于希腊词 Diadokhoi，意思是“继承人”。这里专指亚历山大大帝的几位旗鼓相当的继承人以及亚历山大死后他们之间频繁战争的时期。——中译者注